

“勇敢的心”书系

马头墙里的向阳花

方华清◎著

词界的新星

安徽的张海迪

中国的布朗宁夫人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勇敢的心”书系

马头墙里的向阳花

方华清◎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头墙里的向阳花 / 方华清著.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121-16881-9

I. ①马… II. ①方…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798 号

策划编辑: 贾 贺 刘 荣

责任编辑: 周宏敏

文字编辑: 施易含

印 刷: 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900×1280 1/32 印张: 8.5 字数: 197 千字 彩插: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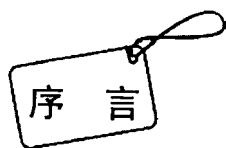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词牌深处的美丽人生

古典诗词，是在固有的词牌里展现人生，一字一句不能越雷池一步，到处都是束缚，却要呈现韵味以及美丽。

细想想，这很像一些人生的人生：无法自由展开，四处皆是障碍，却偏偏要呈现优雅和高贵。

方华清，就在这样的“词牌人生”中。

最开始，之所以收方华清做学生，是因为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她，写的古典诗词比许多中文系的学生都好，更让我兴奋的是，我一直认为，身处困境的朋友，需要各种方法让心灵回归平静，走向坚强，而华清竟然从古典诗词中——获得解脱。

有一个人从这里获得拯救，其玄妙过程一旦被记录下来，注定会有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希望。

更何况，其辍学自学时只有一个字典，电脑打字时也很艰难——“左臂不能腾空，只能僵硬地固定在一个角度上，左食指就只能固定地敲击一个A键。剩下的键，全都要右食指左右腾挪，来回敲击，才两三分钟，右胳膊就触电般地麻痛起来……”而古典诗词的所有学习也全都依靠——网络的词友。

这样的学生，哪个老师会不想要？

在进一步的指导下，其父亲患癌之后的坚强、其男友的执著感

情让我越发感动，以至于我真的相信：上天会弥补你所失去的，一如在华清为父亲之病痛苦不已时，一个男人在网络里始终给她心灵的慰藉。

如果不把这一切归结为天意，则可解释为：正因为感慨于父亲的坚强，她才在网络上勇敢地卖词赚钱，并且公开征婚以让家人放心，而如此勇敢而有才华的女性，如此动人的天伦之爱——自然会吸引诚挚的渴望家庭温暖的男孩，后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自自然然。

身处困境的女孩，只要拥有爱与才华，注定不会凋零。

作诗填词，限制太多，正因如此，每个字的获得让人欣喜，一如残缺的人生，在无法掌控的平平仄仄中，仍然潜藏着起起伏伏的无尽的欢乐……

张大诺

（北京十大志愿者，本书指导老师）

目 录

第一章	我想有一个爱人	001
第二章	他是我期待的人吗	013
第三章	灾难突然降临	023
第四章	风波乍起	033
第五章	我可以爱吗	043
第六章	想做的和被迫做的	056
第七章	死心塌地	065
第八章	挣扎、不甘	077
第九章	拯救自己	087
第十章	新的呼吸	096
第十一章	孤肝侠胆	109
第十二章	四面楚歌	120
第十三章	爱中的煎熬	130
第十四章	成败在此一举	140
第十五章	与困境共舞	150
第十六章	孤独中的爱	160
第十七章	不忍放弃一线希望	172
第十八章	最厚重的爱	182

第十九章 绝地往前	192
第二十章 最痛莫过生死别	204
第二十一章 追寻生命的核心价值	214
第二十二章 他要和我分手	225
第二十三章 生日、难日，绝望的日子	235
第二十四章 破釜沉舟	246
后记 爱，永远与生命同行	259

第一章 我想有一个爱人

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坐在桌旁，默默地望着大门外，父亲蹲在院墙下给花换盆，他手扶着剑兰填土，脚边散落着泥巴——眼前这一幕，我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每一次看到这情景都令我愉快充实，就好像用目光和父亲一起经历了创造的快乐。可是此刻，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他蹲在院墙下的身子是那么瘦弱，后背微弓，好像轻轻一推就会跌倒。

凝望着父亲虚浮的身影，一阵酸楚止不住涌上鼻梁，我不自主地害怕起来——我怕眼前的场景不会太多，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失去父亲，再也看不到他蹲在门前种花。“天啊！那可怎么得了！”我心一颤，赶紧收回目光，暗暗调节呼吸，以平息内心的恐惧。

这样的恐惧，自父亲癌症手术后，就像一团阴影罩在我的心头，令我失去了快乐和安全感。虽然父亲得病的事实已经半年多了，可我从内心里仍然不愿意去接受，真希望时光可以倒流，生活永远停止在病魔来袭前的一刻！

“哎……”我暗叹一声晃晃头，知道自己又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了。

“利荣，吃东西了。”母亲在厨房窗口冲外喊。

父亲头也未抬地应了一声，加快了手中的速度。“别种了，快点去吃，一会凉了。”片刻，母亲性急地走进院子催促。





父亲匆匆拍实花盆中的土，双手一用力想搬起花盆，可……花盆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情景让我吃了一惊：“爸爸连一盆花也搬不动？”我的心揪了起来，说不出的难受。母亲也愣了，随即默默地把花搬到石条上。

父亲在客厅坐下时，身子有点虚软，似乎是刚才力气用过头了。

母亲把一条方凳放在他面前，掀开凳上的瓷缸，一股浓郁的红枣香扑鼻而来。父亲试试汤，很快，响亮的吸食声传入我的耳中。父亲已失去正常的吃、喝功能，只能吸和吞，说话也不连贯清晰。伴着吸食，还有轻微的嘀嘀嗒嗒，是汤从父亲嘴角漏到地上的盆里了。

“曾经那么健康的大男人，现在却连吃都不能，哎……”听着父亲吸食的声音，我越发难受。

母亲照顾父亲吃完，去清洗，我凝望的目光才从他们身上收回。这时，父亲突然回过头，含混地问：“电脑……帮你……开了吗？”我连忙回答开了，他安心地靠回藤椅。

我坐在他身后一米多远的位置，能看到他高出椅背的头，以及藤椅中隐现的身体。此刻，他的头正往右边微侧，右边，父亲的下巴上，长长的刀疤一直连到肩胛。耳边又响起母亲的话，“你爸爸的手术做了七个多钟头噢！上午进去，黄昏才出来，光缝就缝了一百多针。”

我怔怔地坐着，仿佛看见雪白的手术室，银针一次次在父亲肉体上扎穿的情景。眼眶突然一热，我连忙抬头，假装看楼板上的灯，不让眼泪掉下来。我怕父亲起身看见而影响他情绪，更怕他为我难受。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生病，性格热情乐观，每见我情绪低落，他就会把开花的盆景抱进家让我观赏，与我谈论盆景的造型和花的



美：要不就找些有趣的新闻，想方设法与我聊，直到我露出微笑。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那个健康开朗的父亲不见了，眼前的父亲消瘦少语，他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抱我，他……他连一盆花也搬不动！

“爸爸不能照顾我一辈子，我要寻找自己的生活，我要……网络征婚……”一个念头浮上来。

“网络征婚！你疯了？！”一个吃惊的声音同时在心里喊道。

真的那么无望吗

我愣愣地瞪着桌对面的墙壁。“我疯了？不，我没有疯！征婚既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也能减轻父母的操劳，有什么不好？”我不禁回敬道。

想想自己，都三十六岁了，身边和我同龄的女孩，孩子都上小学了。我不喜欢甚至害怕单身的孤独，我想找一个懂我的人，能与我共度人生，分担生活的痛苦与欢乐，我不想一辈子封闭在屋子里。

“我渴望过正常女孩的生活！”

“可你吃、喝、拉、撒、睡，都要人管，年复一年，谁有那么大的耐力？”

这句话仿佛当头一棒，立刻让我说不出话了，我不由得产生一丝沮丧。

“可是，事情真的那么无望吗？一个人身体残疾了，也就不能拥有爱情了？”我心底掠过绝望和不甘。

午后下起了雨，父亲上楼午休，母亲串门。除了远处偶尔的鸟鸣，世界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靠着椅子，呆望着门前的雨，征婚

的念头仍在心里纠结。

雨下得很急，枝头的花被打落不少。“花虽然落了，可它毕竟开过，我呢？”我叹了口气。

内心积压的愁绪，让我有一种想倾诉的冲动。我坐正身子，拿过桌上的鼠标打开电脑文档，习惯地想写诗词。

我喜欢诗词的含蓄，让所有能说、不能说的心事，都可以得到释放。深吸一口气，我的心瞬间沉静下来，进入另一个境界，对身旁的一切视而不见了……

“帘外风雨急，枝上花别离，有心逐风远，无力旋作低……”我灵巧地敲击着键盘，荧屏上流畅的诗句，仿佛已在我心中埋藏多时，只等此刻释放。

“‘伊’人轻顾取？‘谁’人轻顾取？”哪个字更好？我靠着桌子琢磨。“怜花的是女子，用‘伊’吧，不，还是‘谁’字好，花儿还在雨中飘零，葬花的人已不知魂归何方？如今还有谁来怜惜它们？”

尽管我很想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把满地的花瓣拾进花篮，埋在树底，让花的纯洁不受尘俗的玷污，可是，我走不了，一步也走不了！我低头轻抚自己的大腿，我的腿有知觉有温度，也能做些小小的活动，可它却不能带我站起来行走，当然，我的身边也不会有多情的“宝哥哥”了。

风从门外吹到脸上，凉凉的，就像我心底蔓延的苍凉。

凝望着雨中的残花，我有点走神，眼前仿佛看到一个画面：一位健康的小伙子弯腰扶我起床，他握住我瘦弱的手臂，小心地塞进衣袖；他为我梳理乌黑的头发，为我戴上漂亮的珍珠项链；我温柔地亲吻他的手背，脸上洋溢着幸福；他身上系着白围裙，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他高高地擢着袖子在干活；手机叮铃铃响起来，于是他匆匆跑回来抱我上卫生间；我结束一天的写作，他在浴盆里放





满温水给我打香皂洗澡……

这样的烦琐日复一日，没有尽头。我不能不担心，所有的温柔与深情，有一天会在疲累中消失殆尽。“笃笃笃……”一阵 QQ “敲门”把我从幻想中惊醒，是网友营姐上线了，我心头一暖。营姐患肌无力，同样生活不能自理，她爱人每天帮人家擦洗门窗，收入微薄，小日子简单但彼此满足。营姐说，每次爱人把她连人带轮椅从高高的台阶上抱下来，都会引来惊奇的目光。

“谁说残疾人不能拥有爱情？营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看着营姐的头像，想着他们的幸福生活，我内心的渴望越发升腾起来。的确，不能自理会成为我爱情路上一只拦路虎，那我就要在它面前胆怯退缩？

我要正常的生活

阳光斜照在窗帘上，把窗子分成了几格。房内静静的，只有我寂寞的呼吸在流动。

我醒来已经很久了，由于一夜未换姿势，身体非常难受。我想翻个身，可是，母亲将我的棉袄盖在被脚上，这小小的重荷让我无法动弹。糟糕的事不止这一件，从半夜就开始侵袭我的干渴，现在已到难以忍耐的地步，喉咙干得冒烟，好像一张口就会裂开。

“真想抱起客厅里的茶壶大喝一顿。”想象着那一股甘泉流入口中，我条件反射地做个吞咽动作，喉间却干涩得更难受了。

一墙之隔传来轻微碗筷声，是父亲在厨房里弄早餐，他的早饭固定的，是一碗营养米粉，外加一包特浓牛奶。母亲一早去山中挖笋，他便自己做了吃。

我默默地听着厨房的动静，但不想喊他扶我喝水，他那么虚弱，

恐怕也扶不动。

“小青，我到学校里去一下。”过了一会，父亲推开房门叫我，他的眼神有点犹豫。在以前，他会把我穿起来再走。“有事吗？”他问。

“没事。”

“那我走了。”

我答应一声，看他轻轻拉上房门，随后，我听见屋子后门被关上，一切瞬间安静下来。

我的目光回到窗户上，呆呆地盼望时间过得快点，可阳光却好像故意和我作对，半天也不肯挪动一寸。身上又疼又累，后脑勺更是像被压扁了一样。“真不想再躺了！”我用力想挪动双腿，但被子太沉，怎么也挪不动。

从阳光的倾斜角度推测，时间应该接近十点，母亲还没回来。

我烦躁地掀开被头，伸出能动的右食指抓住床帮，用劲挪动肩膀，向上抬头。“我要起床，我要起床，我要逃离这折磨，我要喝水！”我用力在心里呐喊，无力的手指徒劳地抓着，直憋得满脸通红，青筋猛跳，可我的脑袋才一离开枕头，便重重地栽了回去……

心猛烈地跳着，仿佛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倒在枕上喘息，眼前金星乱蹿。泪水从眼角横溢而出，我一拳挥向床帮，马上又负痛缩回，我刚好砸在床帮突起的木樅上。

“真讨厌！”我懊恼地叫道，更多的泪不争气地流下来。手好疼，举到眼前一看，青了。我的手太瘦，皮包着骨头，磕碰一下就淤青。

“如果有爱人我就不用这样躺着了。”我用袖子擦干眼泪，呆呆地想。

母亲回来时，已经接近十一点。

当我坐在启动的电脑前，心开始猛跳起来：终于等来这个时刻！一阵悸动如潮般攥紧了我，拿鼠标的手有点不听使唤。





我在网上征婚了！

“会有人回应吗？”我瞪着荧屏上的浏览器，想立刻点开，可又不敢轻易点下去，我怕打开，那上面却没有一条回复，没人肯接受一个不能自理的女孩，或许，那上面还会有无情的嘲笑——我陡地把鼠标一甩，几乎是慌乱地缩回手，仿佛刚才拿的是一个烫手山芋。

鼠标一头撞到茶杯上，发出清脆的一声。我猝然一惊——这清脆的声音在我听来却像一个炸雷！来不及去捡，只是慌不迭地抬头望向厨房，“妈听见了吗？可不能让她发现我的事啊！”我的心狂跳，紧张极了！

厨房里传来“嚓嚓嚓”的声响，母亲在砧板上切菜，没有注意到客厅的动静。我舒了一口气，回想刚才的慌乱，不由暗自责备：“怎么了？网页都没打开，妈听见又能发现什么？干吗这么慌张？”我定定神，让心情恢复平静。

“方华清，虽然你没有健全的身体，可你和健全的女孩一样，有爱的权利！加油！”一个声音在心里鼓励道。

“是的，我有爱的权力！”另一个声音喃喃地回应。

我转头望向窗外，做了一个深呼吸。窗外，天很蓝，一抹白云在轻盈地飘着。

怒火中烧

打开征婚帖的一瞬，热血刷地涌了上来，我竟然看到了好几条留言，太出乎意料了！我克制着呼呼的心跳，立即阅览起来。

“我月薪 1200，离异，有一男孩，我要找个能自理的，你能自理吗？——愿有情人与我终成眷属。”

“我在工厂上班，45 岁，家里还有几亩田，我能养活你，你生

活能自理吧？”

.....

我的眼前模糊地浮现出几张陌生面孔：他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穿梭在人流中，小日子撑不饱也饿不死，窝在沙发看电视是他最大的享受，并且，他安于这种生活，并不想改变什么。

他驾着犁车行进在田里，泥一身汗一身地忙活，生活不富足，但吃穿没问题，他对文学没兴趣，更看不懂古典诗词，他只喜欢武侠小说。

看着一条条留言，我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撇开对方要求自理不说，他们平庸的留言也激不起我一点兴趣，更找不到什么心灵相通的痕迹。我不知道，如果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除了吃饭之外，彼此还能交流些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好像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我很失望。

电脑提示信息，我拿过鼠标，通过一个好友请求。

“你好，我在你帖子下留言了，我是山东的。”

“啊！这么快……他……”

有那么几秒钟，我眼睛大瞪着，人仿佛被定格一般。待反应过来，心中一阵尴尬，“应征者竟然找来了，这么快，我可是一个字也没回复呀。”我心跳着，一时不知所措。

“你能到我家来吗？”

他的说话方式和他的到来一样直接，令人反感。

“我不嫁外省的。”我胡乱编着借口，只想把他打发走。

“我看了你的征婚广告，很感人，你文采很好，我想照顾你。”

“谢谢，可我不想离家太远，再见！”我生硬地拒绝道。

“别急着拒绝嘛，聊一聊。”

“对不起，我还有事。”急急地打完字，我关闭了聊天框。





“他不会轻易就走吧，他要是纠缠，我可不会客气。”我紧张地盯他的头像，戒备他再说什么。他的头像是一只企鹅，企鹅亮着，但没有再说话。好像从一个纠缠不清的地方逃出来，我松了口气。

冷静下来，我又感到一丝愧疚，“虽然不看好他，但也没必要那么冷漠。”我有点后悔给对方留下坏印象。“算了，不想了。”我正懊恼，电脑又提示信息，注明应征。这次我比刚才镇静了许多，先点开他的QQ资料查看一下：四十三岁，安徽宣城。

“这会距离好像成不了借口。”我有点好笑地自嘲。

“你的残疾很严重吗？”

“是的，生活不能自理。”想起刚才的失礼，我决定礼貌一点，保持一个好形象。

“是瘫痪吗？”

“有点类似吧。”

“那性生活还有感觉吗？”

对方突然发出的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

性，对于我这样生活单纯的女孩来说，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想起来都会脸红。但是这个人，和我第一次交谈，就“堂而皇之”地说性，问我有没感觉？“什么话？我启事上明明写了未婚，这个不知羞耻的流氓！”羞辱和愤怒涌上心头，我只觉脸颊有火在烧。

“你说话真直接！”我极力克制情绪。

“虽然这问题有些直接，但也是个重要问题呀，我不喜欢藏着掖着。”

“说话技巧与隐瞒是两回事！如果你问的是：你的身体有知觉吗？那就文明得多。”

“哈哈，看来你比我厉害。那你以前谈过吗？”

他毫不知耻的态度，让我有点发蒙。我恼怒了，不禁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还要问，和男朋友接吻没有？接吻什么感觉要不要告诉你？你不觉得自己很无知吗？”我一气说完，末了又狠狠补上一句：“幼稚的男人！”说完，便把他一把拉进黑名单。

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望着大门外葱茏的花草发呆。拉黑那个“流氓”，我并没有获胜的轻松，心里依旧不是滋味。

怒气是一团烈火，能迅速燃烧，但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它留下的只是一片冷寂的灰烬，最后还要自己来咀嚼吞咽。当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点，也就越发失落了。

请让我安心拥有父亲

母亲洗刷好碗筷从厨房出来：“走，我们去散步。”她对看电视的父亲说。父亲关掉电视机，和她一起出门了。

此刻，正是黄昏时分，世界笼罩在绚丽的晚霞中。从客厅窗子望出去，绯红的云彩铺满天空，过了一会，绯红色渐渐消退，云彩边际现出一片莹莹的浅蓝……我沉浸在这美丽的景色中，不禁想起李清照的《永遇乐》词：

“落日融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我不觉读出声来，心中弥漫着淡淡的忧愁：“人在何处？”李清照当年伤感的是国破家亡，身在异乡的孤伶，可我伤感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白色的墙上挂着水墨字画、边上是沙发、藤椅和饭桌、方凳，客厅右侧的门通往厨房，以及我住的小房间……我置身的这栋小楼，是我的家，每天，我和家人生活在这，一起吃饭，聊天……可是，为什么我还会感到孤独迷茫？好像魂无所依？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